

十八、誰來霞光晚餐

林芳萍

一天到了黃昏，每戶人家屋瓦上的煙囪就像準時的汽笛，飄出了香味的炊煙，一縷縷直竄向空中。我也抱起我的娃娃小琴兒到後院，準備為她煮一頓豐盛的晚餐。

我先把小琴兒放在一棵柚子樹下。那是隔壁阿國仔家的柚子樹，但是因為它的果實喜歡累累的結掛在我們這一邊，看起來像一個歪著頭、依偎在阿嬤家屋簷上的高個兒。

它的果香總在成熟的季節，隨著晚風淡淡吹入窗來，它的落葉也會黃黃綠綠飄著，有幾葉還曾飛上了紅瓦間；它的樹蔭一灑落下來，常常還為我們撐起了半個屋頂的涼蔭。我覺得這一棵柚子樹雖然長在阿國仔家的土地上，卻和我們還要更親近幾分。

這樣想著，它便不知從哪一個黃昏起，成了我跟小琴兒的家了。

黃昏的時候，後院是一個被遺忘的天地，我最愛獨自去那裡玩。因為，大人們踏了一整天的土壤，這時都已回到屋裡休息了。他們的眼睛現在只能盯著咕嚕咕嚕冒煙的鍋爐，想著香噴噴的米飯，沒辦法去看住哪一個孩子在淘氣兒，哪一個孩子又不見了。這種時候，所有的孩子又都會成群在廟埕的廣場上玩，等待滿頭大汗時被叫回去吃晚飯。

所以，沒有一個人會知道，我和我的娃娃要在我們的柚子樹家，在裊裊的炊煙下，享受一頓霞光晚餐。

我蹲下身來，在一片片心型的酢漿草中拔了一把紫紅色的小花，將花兒分成大小兩把，多的這把要入菜，少的這幾朵是給小琴兒插在頭髮上的！

我朝柚子樹下揮了揮手，安撫一下已經肚子餓了的娃娃，再走到一座廢棄不用的石磨旁，刨些紅土來，要磨成細細的米漿。

大水缸就站在石磨邊，挺著圓圓的大肚子，喝足了清甜的雨水，打嗝了，冒出幾葉青青的浮綠。我尋了一根竹管，攪亂了缸裡的一片天，邊磨邊澆淋了幾瓢天上水，讓QQ的糯米糰能搓出最甜的湯圓，然後撒上泥色的花生粉，好啦，這一盤菜也可以上桌了。

最後，再湊一盤石頭雞蛋吧。這得仔細挑選又圓又尖的石子兒才新鮮！我看過阿國仔從他們家的雞欄裡撿剛生下來的蛋，握在手心裡還是熱的呢。

就在我四處挑雞蛋的時候，阿國仔突然從柚子樹上一個翻身跳下來！我怕他一腳踩扁了我的小琴兒，一股腦兒全丟了用衣角兜圍在胸前的幾顆鵝卵石，快奔到樹下，一把抱起小琴兒——她已經嚇得兩眼圓咚咚了。

我一手搖著她，一手用力插腰，像隻拍翅的母雞，咯咯叫起來：

「喂！你怎麼可以這樣嚇人？」

二十五、下雨的時候

林芳萍

咚隆隆！咚隆隆！咚隆隆！一艘揚著黑帆的海盜船，大聲地敲著戰鼓，從天空的另一頭由遠而近地航行過來了。

弟弟拿著紙筒卷成的望遠鏡，來來回回地跑著，一面探測戰況，一面報告敵情。我躲在阿媽用圓板凳和長板凳拼起來晒棉被的「防空洞」裡，緊張又興奮地等待戰爭爆發。

果然，咻——地，一瞬間，防空洞被炸裂開！哎呀！糟糕，我隻身暴露在戰火天光中了。真沒想到最安全的地方竟然是最危險的地方！不！等等，我不是孤單一個人，還有阿媽呢！她還在胸前緊抱著一個大包袱，準備和我一起逃亡。不！等等，那也不是一個包袱，是一條棉被。正是我的「防空洞」哩！

阿媽小跑步地把「防空洞」運回大後方的屋裡，還回頭對我和弟弟發出了撤退的軍令：「欲落西北雨嘍！緊返來！」

不一會兒，天空已經聚集了成隊的船隻。大大小小面的黑旗，風動飄揚，隨時準備向大地宣戰。當大炮「轟！」一聲響起，無數透明的雨箭落下，射在低著頭的花兒上，花兒的頭更低下，射在發著抖的葉子上，葉子抖得更厲害了；小鳥兒撲撲拍著翅膀，疾飛在箭陣中，驚叫得更倉皇了。

我退守在窗前，看著初雨攻占的大地。

斜斜的雨箭變成了長長的雨線。一段一段交織成一匹從天空垂瀉而下的白絲緞。我想，如果能學「傑克與豌豆」裡的傑克，從地面攀著絲線爬到天上，不知道會不會看到巨大人的媽媽，正在織著這匹「雨的布」？透明的布上還繡著遠遠的山和濛濛的樹，還有阿媽家這幢紅色的小屋。

我在屋裡聽著雨聲。聽雨在屋簷上敲木琴，一片瓦叮叮，一片瓦噹噹，叮噹叮噹噹；聽雨在樹葉上搖曼陀鈴，一葉淅淅，一葉沙沙，淅淅沙沙；聽雨在山頂上打鼓，一聲咚咚，一聲隆隆，咚咚隆隆隆。在大雨的音樂裡，所有的聲音都變成了有節奏的配樂，配合著美妙的主旋律。

當雨越下越大，圓圓的雨珠子一串串掛在屋簷下，成了一面水晶簾幕。我搖身一變成水濂洞裡的美猴王，讓自己在內心世界的花果山中，騎著「想像」這根金箍棒騰空翻筋斗。雨哪裡能阻擋我呢！

三十、鳳凰木下的回憶

姜聰味

像一把火燒紅了半邊天，小學司令台旁邊的五棵鳳凰木，每一年夏天都不忘穿上紅色的大禮服，目送著畢業生踏出校門。

回頭望望，綠油油的校園中夾著那片「紅樹林」。若說整個校園是張大臉，那麼鳳凰花叢便是哭紅的眼，應該是捨不得吧！呵護了六年的孩子即將遠行，祝福之外，還有一份濃濃的不捨，這是任誰都可以理解的。想想以往下課時在大樹下的種種回憶，我也捨不得呀！

鳳凰木是一種落葉型高大喬木，樹幹平實，葉子是長橢圓形的羽狀複葉。校園中的五棵鳳凰木，據說已經有三、四十年的歷史，每年初夏，高大壯碩的枝幹便撐起一把大綠傘，供小朋友在她身旁遊戲跑跳。印象中，班上男生最愛在大樹下玩躲避球，球丟不準，常常把樹幹丟得砰砰響；女生則偏愛跳格子，在泥地上畫個屋子形狀或是方格狀，一隻腳縮起，一隻腳著地的跳去撿拾事先丟出去的石子或瓦片，這兩種遊戲是我們百玩不厭的。偶爾我們也換換口味，踢踢毽子、跳跳繩、捉捉迷藏，紅綠燈。每節下課，樹下傳來的笑聲、吆喝聲不絕於耳，和著樹上的蟬鳴、鳥唱，譜出的是夏季裡最難忘的童年樂章。

花開時節，我們又多了一種玩法，就是把鳳凰花瓣壓平，再撕掉花萼的內膜，運用它的黏性將兩片花瓣黏住，插上兩根雄蕊做鬚，一隻蝴蝶就成形了。由於校園裡的鳳凰木已經老了，有一點兒彎腰駝背了，所以我們只要一伸手就構得到樹叢邊緣的花；又由於花開得實在太濃密了，所以我們摘採幾朵，老師也睜一隻眼，閉一隻眼的不管，所以一季鳳凰花開，足以使小女生的課本、筆記中多出許多紅蝴蝶來。壓乾的蝴蝶送人或留著都好看，畢業前夕我就送出了好多隻給任課的老師及要好的同學，當然同學也有回贈的，如今再翻看畢業紀念冊，鳳凰花蝶彷彿仍對我訴說著往事及友誼呢！

夏末秋初，西風吹起，羽毛一般的葉細雨一樣的灑落，這時是我們最頭痛的時候，因為六年級的外掃區正是鳳凰木下的那片空地。早上我們才拿著竹掃把揮掃一遍，第一節下課，地上又是黃澄一片。放學回家前，花下一番功夫掃淨，隔天一早泥地上又鋪滿落葉。